

和諧統一、自由通脫的初唐賦 ——初唐賦特徵及其成因述論

于浴賢

漳州師範學院中文系

初唐，值一代王朝草創之初，統治階級以創業者所特有的非凡氣魄，致力於守成，安天下大業，為皇權穩固，王祚久長，統治者認真吸取前朝治國的經驗教訓，虛心納諫，聽取各方面意見，選賢授能，任用一大批忠誠有為的文臣武將，君臣同心協力，勵精圖治。從唐太宗到執政大臣，對於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，都有深刻的認識。魏徵曾告誡唐太宗曰：「臣聞古語云，『君舟也，人水也，水能載舟，亦能覆舟。』」¹唐太宗亦謂侍臣曰：「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，若損百姓以奉其身，猶割股以啖腹，腹飽而身斃。」²因此，統治者注意與民休養生息，省繇役，薄賦斂，興復制度，革除舊弊，戒驕奢，去淫佚。經唐太宗一朝二十幾年時間的努力，天下統一，吏治清明，四夷安定，邊界鞏固，生產發展，經濟繁榮。國力已較為強盛，出現了歷史上有名的「貞觀之治」。之后，高宗、武后、中宗、睿宗數朝，均在「貞觀之治」的基礎上持續穩步地發展，終於步入了盛唐鼎盛階段。初唐的統治者們在加強國內治理、建設的同時，並以發放的精神、寬廣胸懷發展與亞洲各國的經濟文化交流。這一對外交流活動，對初唐乃至整個唐代的經濟文化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，一時，各國使臣、學者、商人、傳教士紛紛湧進長安、洛陽，他們帶來了異國的商品、學術、文化和宗教。胡樂、胡舞、犀象、鸚鵡，異

¹ 《貞觀政要·政體》。

² 同註1。

域的珍奇寶玩紛紛傳入中原，異國的宗教也紛至沓來，與漢族的宗教文化相融合、並存，以至出現了儒、道、釋三教並存的局面……初唐的文化，表現初兼容並蓄的特徵，體現出前所未有的氣概與開放自由的精神。初唐，以其非凡的氣魄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。它令許多外國人錯愕、震驚、仰慕；使一代唐人自豪、驕傲。置身於蒸蒸日上的初唐社會，一代士大夫文士感到歡欣鼓舞，對國家的未前、個人的前途充滿了信心和希望。他們眼界開闊，心胸高遠，表現出開朗樂觀、積極進取的風貌，這一精神風貌投映於初唐賦中，便形成初唐賦和諧統一、自由通脫的基本特徵。這是物我的統一，主客觀的和諧，是敢想敢說、開拓進取的通脫自由。

一、「不遇」之嘆與隨順委運的和諧

仕途功名是中國封建社會絕大多數知識份子的共同追求，是他們施展才幹、實現抱負理想、為國為君為民的最理想途徑。所謂「學而優則仕」正是他們共同的願望。然有追求便會有失落，而封建制度的侷限及種種社會因素的制約，更使為數眾多的人只能是偃蹇困頓，有志而不得申。因此，「感士不遇」，便成了封建社會中一直吟唱不絕的文學主題之一。唐王朝的建立，結束了長期的割據、戰亂，又繼之以政治的清明、國力的強盛與文化的開放，這就使初唐的士人們對新王朝充滿了信心和希望，並渴望為王朝的發展做一番事業。但理想與現實往往有很大的距離，尤其是一些中下層士人和官僚更不免有仕途坎坷、才高位下之怨嘆。此類內容在初唐賦中多有表現，尤其集中在年少才高、官小名大的四傑賦中。

王勃的〈洞底寒松賦〉吟詠洞底寒松，托身天地間，遍歷雨露風霜，閱盡人間滄桑，而永保磊落峻節。然因托非其所，故「出群之器何以別乎？」作者睹物傷情，慨嘆「蓋用輕則資眾，器宏則施寡。信棟樑之已成，非榱角之相假。徒志遠而心屈，遂才高而位下。」洞底寒松的境遇正是自我「才高而位下」的寫照。賦家托物言志，抒寫了對自身境遇的不滿與怨嘆。這種失意之悲，在他的〈游廟山賦〉中表現得更為鮮明。

在登山臨水的遨遊中，山水勝景、肆游之佚樂，反而深深觸動了他內心的隱憂，喚起了他沈重的感傷與嗟歎：「驅逸思於方外，踟高情於天下。使蓬瀛可得而宅焉，何必懷於此山也。」「已矣哉，吾誰欺！林壑逢地，煙霞失時。托宇宙兮無日，俟虬鸞兮未期。」對作者來說，現實是無法忘卻的，他不願自欺欺人以掩飾，因此賦作一改往日山水賦中所表現的高蹈遺世的情懷，而把失意之悲表現得十分鮮明。盧照鄰有〈窮魚賦〉、〈病梨樹賦〉，以窮鳥病梨喻己之窘困拓落的處境。謝偃吟高松，贊其凌霜傲雪而節愈高、質彌潔，卻嗟其美才無用，動則得咎。「動跬步而致阻，投一足而必危。」³寄託了對懷才不遇者的同情與不平。現實生活中，個人遭遇的不得意使他們深懷怨忿，另一方面，他們又能以從容隨順的態度來調整自己，因此初唐賦中，一方面是懷才不遇之嘆，另一方面，隨順委運平和沖澹之吟又不絕於耳。或一篇中兩種情感和諧並存，或同一賦家兩類題材均有佳作。謝偃〈高松賦〉一方面嗟美才無用，另一方面又處以豁達隨順的態度。「任儻來之否泰，委玄運之遭隨。」「恆怯進而勇退，每知雄而守雌。」王勃〈曲江孤鳧賦〉寫孤鳧棲蕩翻啜於江側，「吮紅藻，翻碧蓮。刷霧露，棲雲煙。近之則隱，馴之則前。去就無失，浮沈自然。」由此悟出人生之道：「嗟乎，宇宙之容我多矣，造化之資我厚矣，何必處華池之內，而求稻粱之恩哉！」多麼豁達超然的人生態度！盧照鄰〈馴鳧賦〉詠鳧「懷九圍之遠志，托萬里之長空。」一旦遭挫，則「屈猛性以自馴，抱愁容而就養。聽鳴鳩於月曉，侶群鵲於星落。」表現能上能下，能屈能伸，隨順從容之態。楊炯詠浮漚：「處上下而無窮，任推移而不繫；似君子之從容，常卷舒而不滯。」⁴駱賓王詠螢，甘子布詠光，均寓放曠自得之情。賦家在此表現的絕非不食人間煙火，處虛無飄渺的超然，亦非對現實的頹廢、消沈，而是一種面對現實的開朗豁達，明淨致遠的情懷。賦作所借以詠嘆的是浮漚、孤鳧、馴鳧、幽蘭、青苔等十分恬淡、隨順的意象，是出亦可、處亦可的和諧情懷。

³ 謝偃，〈高松賦〉。

⁴ 楊炯，〈浮漚賦〉。

能以如此開朗豁達的態度對待「窮達」，一方面，自然是儒家「兼濟」與「獨善」的人格精神以及道家高蹈超脫、安時處順的人生態度在一代士人身上的表現；同時，更有初唐社會的統一穩定、自由開放帶給士人以信心和希望密切相關。我們看到，六朝賦中，「不遇」之悲往往或強烈地表現為運涉季世的沈哀與憂危，或則表現為日暮途窮無所作為的無聊與失望。而初唐賦的「不遇」之嘆則來自對於自我才能的強烈自信，是對功名事業的熱烈追求而不可得的心理反應。應該說，初唐士人們當他們政治上失意時，他們對社會的前景、個人的未來仍充滿著信心和希望。對他們來說，大環境好了，即使個人一時失意，仍感到現實可以接受，環境可以處下去。於是他們以一種從容隨順的態度來把握自己，從理智上、情感上努力去克服失意的情緒，調整個人與社會的關係，主觀意志與客觀環境的關係。而這正是初盛唐人的精神，是身處封建社會上升時期士人人格豐滿的體現。正由於此，即便是不免輕躁之譏的四傑，在進退窮達之際，亦猶不失其從容揮斥的意態與神情。此後的盛唐邊塞詩與山水田園詩，一則以功業自負，一則以林泉相高，而二者卻反而猶合，其中消息，正與此一脈相通。劉希夷說得好：「窮途人自哭，春至鳥還歌。」⁵在這富於展望的時代，我們不正可以從失意的嘆息中聽到輕婉自在的歌唱嗎？

二、強烈的用世精神與自我人格張揚的統一

功名事業心在初唐知識份子身上表現十分鮮明，不管現實處境如何，窮也好，達也好，他們的用世精神始終沒變。即使是仕途失意之士，他們消沈情緒的流露也只是出亦可、處亦可，哀傷中不乏豁達之情，而在失意怨嘆的背後，實則強烈地表現出他們對功名事業的渴望。他們所擔憂的是：「感芳草之及時，懼修名之或喪」⁶。他們所怨忿的是：「何濯

⁵ 劉希夷，〈曉憩南陽旅館〉。

⁶ 王勃，〈采蓮賦〉。

纓之有地，如攀桂之無因。」⁷，「托宇宙兮此日，俟虬鸞兮未期」⁸。不管處境如何，他們從未忘卻功名事業，他們也毫不隱諱對功名事業的追求。王勃〈采蓮賦〉中，在感嘆失意的同時，又滿懷希望、慷慨高歌：「蓮有藕兮藕有枝，才有用兮用有時；何當婀娜華實移，為君含香藻鳳池。」多麼激揚豪邁的心聲，若無強烈的自信，若非對社會充滿信心，怎唱出如此心曲！如此不屈不撓、堅定執著、慷慨豪邁之聲，在盛唐李白的〈行路難〉中我們再次聽到了嗣響，並唱出了最高音：「長風破浪會有時，直掛雲帆濟滄海。」執著豪邁的精神氣概，正是一脈相承。楊譽〈紙鳶賦〉以紙鳶憑藉風力，「始回旋於元氣，終出入於高衢。」自況仕途失意的遭際，並寄託了再次展翅雲霄的願望：「我於風兮有待，風於我兮焉求。幸接飛廉之便，因從汗漫之游。當一舉而萬里，焉比夫榆枋之鶯鳩者哉。」作者表現了大用於世的強烈願望和鵬程萬里的志向，熱切地渴望著時機的到來。六朝中那種「處為遠志，出為小草」⁹的觀念在初唐已不復存在了，士人們自不必扭捏作態，以澹泊自持相高，他們真誠地面對社會面對現實，大膽直率地表達對功名事業的追求。

初唐士人對功名事業的強烈追求，既基於對社會的信心，又來自於自我人格的自信和肯定。在這充滿自由精神的時代，在這富有希望的時代，他們自信自我人格精神是豐滿而美好的，並無愧於這統一時代，因此以雄視一切的氣概，向社會敞開了寬廣的胸懷，向世人展示出整個兒人格精神，對自我人格的張揚表現出前所未有執著。一時吟詠道德才能、強調個性修養、闡述社會人生體驗的賦作大量湧現，賦家人格精神的方方面面在此得到淋漓盡致地張揚。

這類賦作有托物言志自喻自況，表達對自我人格的讚美與肯定的。如宋璟〈梅花賦〉詠梅之清高，魏徵〈道觀內柏樹賦〉贊松之堅貞，王勃〈慈竹賦〉詠竹之高節，借事態物理的吟詠，以自矜自詡自我節操與

⁷ 王勃，〈九成宮東台山池賦〉。

⁸ 王勃，〈玄武山賦〉。

⁹ 《世說新語·排調》。

人格的美好，有詠嘆能屈能伸、知足常樂、澹泊自持的情懷，讚美謙虛謹慎、抱一含宏的美德的，如東方虬〈尺蠖賦〉、〈蚯蚓賦〉、〈蟾蜍賦〉、盧照鄰〈雙槿樹賦〉等。有吟詠與道合一，與天地合一，守節不移，達到：「用之則行，舍之則藏」的道德境界的，如楊炯〈青苔賦〉甘子布〈光賦〉等等。凡此種種，賦作借詠物以抒懷，或詠嘆自我人格的美好，或表達對某一道德節操的讚美與追求。儘管他們各自個性不同，人格取向各異，然而他們都以同樣的自得自信予以張揚。

初唐士人的自我人格的張揚，又相當突出地表現在對社會歷史的深刻反思，對現實人生的積極把握。如姚崇的〈撲滿賦〉。撲滿，即儲蓄罐，有入無出，滿而撲之，故名。此賦由撲滿的特性引出對人生的思考，頗合哲理。撲滿「謙以自守，虛而能受。」但因「出無而入有」，終於「初積而終散。」賦家由此事態物理中感悟出人生之道，「盈莫能久」「多藏必害，常謹不忒」謙虛謹慎，加強道德修養，則能無禍無害。劉知幾〈韋弦賦〉是一詠史抒懷之作。《韓非子·觀行》載：西門豹之性急，故佩韋以自緩；董安于之性緩，故佩弦以自急。韋，皮帶；弦，弓弦。韋求軟韌，弦求緊張，佩韋弦以隨時警戒自己，是為有益之規勸。此賦詠二子佩韋弦之舉，贊揚其善於自節自律，「守道」「固節」，以匡時濟世。詠史抒懷，表達了作者自我道德的追求。作為一位史學家，劉知幾的賦善於縱覽古今，以史為鑒，從社會歷史角度來把握人生。他的〈思慎賦〉一篇，以觸目驚心的歷史事實，指出自古而來「富貴易失，榮華不常」，考其原因，則是居安忘危之所致，因此強調必須修身養性以免禍。那麼，如何修身養性呢？讀書學習！一個人道德才能的培養，關鍵在於學習。楊炯〈臥讀書架賦〉闡述了讀書的目的、意義：「傳經致遠，力學請益。」「爾有卷兮爾有舒，為道可以集虛。爾有方兮爾有直，為行可以立德。」開卷有益，讀書學習對提高人的修養，對立身行事，大有裨益。而且讀書明道，豐富知識，提高才能，還是建功立業的關鍵：「功因期於學殖業，可究於明經。」知識的學習積累，道德修養的提高，目的就在於世用，在於建功立業。二者在此達到了統一。崔敦禮〈種松賦〉以種松之理，喻治學之道。松樹的種植工夫大，生長慢，而一旦長成，則「幹排風雷，根裂崖石。」「凜高節兮，四時不能易其

操；建大廈兮，萬牛不得輕其力。」而桃李榆柳生長雖易，卻「摧折於風雪之後，憔悴於嚴霜之辰。」作者由此悟出，為學之道須「養其小以成大，蓄諸微而至著。」知識的學習和道德的修養均須日積月累，持之以恆，方能根基扎實穩固。表現了作者謹嚴務實的治學態度。面對豐富複雜的社會生活，賦家們表現了強烈自信和進取。而對榮華易失的社會現實，禍福無常的歷史人生，他們不是怨嘆、迷惘、束手無策，而是善於從事態物理中，從社會歷史中體悟人生、把握現實。一代士人豐滿而充實的人格內涵於此得到多麼充分的展現。

此類賦作，無論是托物言志，自喻高才美德，還是諄諄告誡，強調讀書學習，養性周身，慎思善行；無論是對賦家自我人格的觀照，還是對社會人生的體驗，都是賦家自我人格的張揚，也是初唐士人自信自豪的生命意識的反映。當初唐詩人劉希夷、張若虛面對宇宙自然的永恆作出富有哲理性的人生思考時，初唐的賦家們則從社會歷史的豐富複雜中去體驗人生，把握現實，完成自我人格的塑造。儘管他們一切廣闊的宇宙空間去觀照人生，一從悠遠的歷史時間去思考人生，但他們雄視一切的氣概，駕馭歷史人生的胸懷則毫無二致。他們觀照一介之微的個體生命，角度何等廣闊，背景何等壯觀。初唐士人生命意識之自豪、燦爛，由此可見。

三、頌揚與諍諫的和諧

頌揚是司馬相如始即形成的賦頌傳統。在漢賦中，歌功頌德之辭比比皆是。隨著兩漢大一統王朝的衰落，以及隨後四百年間天下動盪分裂，怨誹之聲蜂起，頌揚之聲因此湮沒。唐王朝大一統政權的建立，社會的穩定和繁榮，為頌揚之賦的復興提供了現實土壤和條件，使它繼兩漢之後得以再度輝煌。初唐，隨著天下安定日久，祭祀、祝禱、歌舞、宴饗之風日盛，因此謳歌承平景象，讚頌明君聖德之賦大量出現，其內容廣泛，題材豐富，而且完全拋開了漢賦曲終奏雅、委婉諷諫的程式，大膽而熱烈地唱著頌歌、贊歌，表現一代士人自豪、自信與自由通脫的精神。

初唐頌揚之賦，有通過詠物以頌聖頌太平的，如楊炯〈老人星賦〉、虞世南〈獅子賦〉、〈琵琶賦〉等。〈老人星賦〉通過詠老人星的出現以祝禱君主長壽，歌頌天下太平：「獻仙壽兮祝堯，祝昌言兮拜禹。瞻太霄而踴躍。伏前庭而俯僂。萬人於是和歌，百獸於焉率舞。穆穆神皇，受天之祥。」〈獅子賦〉寫異域雄獅，當生活於崇山峻嶺之時，「發聲雷響，抗虎吞貔，裂犀分象」，「踐藉則林麓摧殘，哮吼則江河震蕩。」何等威風、勇猛、凶殘。來到中土以後，經過馴養，則「去金方之僻遠，仰玄風之至淳。服猜心與猛氣，遂感德以依仁。同百獸之率舞，共六擾而來馴。」終於依禮而歸仁，讚頌王朝教化之功，「披仁風於海外」，德澤廣被，天下大治，四方來朝。

張楚金的〈透撞童兒賦〉〈樓下觀繩伎賦〉，則通過千秋節朝廷歡會盛況及精彩的雜技表演，歌頌「寰海清，太階平，兵民不用兮國無征，風雨既洽兮年順成。」反映了國泰民安、百業俱興的承平景象。亦有以祭祀題材反映社會承平的。如徐彥伯〈南郊賦〉、楊炯〈孟蘭盆賦〉，一寫朝廷祭天大典，一寫君主祀祖盛況。君主的祭祀活動乃是「以其成功告之於神明者，」其目的是「以觀嚴祖之耿光，以揚先皇之大烈。」¹⁰因此，賦作對盛大的祭祀場面著意地描寫、鋪敘，極展示一時文物之盛；一代君主的文治武功都畢集於此，一一加以敘述，謳歌讚頌。場面壯闊，氣勢宏大，充滿了昂揚熱烈的讚頌之情。

謝偃〈述聖賦〉用直抒胸臆的筆觸，歷敘唐開國之君安邦定國的雄才大略，「既定鼎於周業，亦克昌於漢祚。」以及立國之後，以德禮治天下，「美揖讓於有虞，壯成功於大禹。恥用兵於中冀，鄙窮戰於丹浦。」並進一步改制度、俏侈麗，勤政愛民，安撫四夷。因此國泰民安，祥瑞畢集。賦作熱烈地頌揚了唐先君的遺烈及當朝君主的功業德澤。

這些賦作，通過各種題材表達了對聖明君主的頌揚，其中自然有不少誇飾之處、溢美之詞；但是，初唐作為一個強大帝國的初期階段，賦作對它的描繪，頌揚是有相當的社會現實基礎的，有一定的歷史事實

¹⁰ 楊炯，〈孟蘭盆賦〉。

為依據的，不可一概視為諛頌。同時賦作的誇飾頌揚，也體現了初唐士人對王朝的信心、希望和理想化的社會追求。

一方面是頌揚，熱烈的頌揚；另一方面則是諍諫，對君主大膽的諍諫。二者在賦中和諧並存著。許敬宗〈敬器賦應詔〉，以敬器為喻，闡述了「人靈貴損，天道忌盈，」這一事物辯證之理，告誡在位者應「居泰山以思危，騁高衢而不躓，」「處崇高而慎傾。」不驕不躁，以合於雅道，方能如樹之根深葉茂，王祚久長。一般說來，應詔之作多歌功頌德，以迎合君主的虛榮心理，而作者卻能於宴樂之時，告誡君主保持清醒的頭腦，不可為一時的安樂與繁榮所陶醉，而殆誤興國大業，表現了賦家深刻的見識何可貴的精神。謝偃〈影賦〉通過詠影以闡述「影道」，雖變化不定，但萬變中自有不變之道。告誡在位者應居安思危，堅持「守一」、「懷道」，認識掌握禍福得失變化之理，處於不敗之地。

謝偃〈惟皇誠德賦〉則完全拋開了詠物抒懷的形式，直言告誡於君主。賦作總結概括了歷代興衰得失的經驗和教訓，指出歷代君主多「理忘亂，安忘危，逸忘勞，得忘失」故而導致江山易主的悲劇，作者深刻地指出，「唯德可以久，天道無常親。」為君者應恪守為君之道，以五帝三王為榜樣，以夏桀商紂暴虐亡國為教訓，謙虛謹慎，居安思危，勤政愛民，才可使國作久長。作者猶如一良師，諄諄告誡於學生，又如一飽經滄桑的長者，語重心長地教誨著晚輩，直率、誠摯。我們看到，曾熱情洋溢地謳歌頌讚聖德皇恩，寫下不少頌揚之賦的許敬宗、謝偃等一批士大夫文士，卻能同時以如此理智的態度，冷靜的思考去面對現實，審視君主，對治國為君的一系列問題提出深刻的見解，努力諍諫。那麼初唐一代士大夫文士的膽略、深識及可貴的理性精神，由此可見。

初唐賦諍諫內容的出現，與初唐社會較開明、自由的風氣是密切相關的。歷代學者均有如此共識：納諫和用賢是唐太宗這位有為的封建君主的兩大優點。在一部《貞觀政要》中，記載唐太宗虛心納諫之處比比皆是；魏徵與唐太宗君臣遇合亦充分說明了這一點。魏徵是一位能犯顏直諫的著名諫臣，他經常針對時政上疏君主，言詞切直，不避嫌猜，敢於說別人不敢說的話，甚至在群臣面前公開與唐太宗辯論，不顧太宗面

子，據理力爭。這樣一位忠直的大臣。唐太宗對他信任重用有加，言聽計從。魏徵逝世時，唐太宗痛呼自己「亡一鏡矣！」由於唐太宗善於納諫和用賢，貞觀一代人才濟濟，言路廣開，有力地鼓勵了士大夫文士們對國家的關心，對政事的參預。至武則天當政，她仍能知人善任，虛心納諫，起用一批賢能之士，因此，貞觀之後社會仍持續穩步地發展。初唐諍諫賦正是在這樣的社會風氣下產生的。

頌揚與諍諫，二類內容在初唐賦中相輔相成、和諧地並存著，此現象是前此任何時期所沒有的。在漢魏六朝賦中，從未見過同一時地，同一賦家把這二類內容如此和諧地加以表現。它們或頌揚，一味頌揚，幫閒味道很濃，如漢大賦。故漢賦作家有類俳優的角色之悲；或抨擊揭露，憤世嫉俗，表現出不與統治者合作的決絕態度，如趙壹〈刺世嫉邪賦〉。在漢大賦中，諷諫僅是「曲終奏雅」，不關痛癢，擺一點姿態而已。或者說，這「曲終奏雅」其實也是頌揚，從另一個角度上表現帝王善於自節自律，戒驕去奢，勤政愛民，完成一個賢明君主的形象。至於關專章以諍諫之賦，更是未聞矣。在趙壹所處的東漢末年，世道衰落，頌揚之聲既寢，衰世之文多怨誹，故表現出極強的戰鬥性和批判精神。至於六朝中，頌揚、諍諫二類賦作就寥若星辰，偶而出現，二者也是涇渭分明，行如參商了。只有到了初唐，此類內容才如此相輔相成，和諧統一地並存著，其歌功頌德不為諂，直言諍諫不為謗。因為不管是頌揚還是諍諫，從根本上來說，都反應了初唐士大夫文士們對王朝的信心、希望和關切。

四、生動活潑，婉轉流暢的形式特點

賦自先秦、漢出興起，至西漢中葉蔚為大觀。歷經八代而體式屢變：詩體、騷體、散體、駢體，諸體均得到充分的發展。題材上，從「京殿苑獵，述行序志」到「草區禽族，庶品雜類」¹¹，從社會到自然，從歷史到人生，諸類題材都得到相當充分的發掘和表現。體制規模上，從「體

¹¹ 劉勰，《文心雕龍·詮賦》。

國經野，文尚光大」¹²的鴻篇巨制，到「觸興致情，因變取會」¹³的小制其巧，爭奇鬥艷，各顯風采。至初唐，當社會結束了前代分裂混亂的局面，以一種嶄新面目出現時，重塑新一代文學形象也就勢在必然。初唐賦家們以自由通脫的精神，面對前代豐富的辭賦遺產，不拘一格，博采眾長，加以融匯貫通，大膽創新。因此，初唐賦雖體未定格，卻生動活潑，婉轉流暢，顯示出轉折階段賦體的新面貌。

(一) 博采眾長的體式特點

初唐賦句式豐富多樣，同一賦中往往詩體句、騷體句、散體句、駢句交互採用，韻散結合，靈活多變。短句長句交錯，短則三言、四言，長則七言、九言、十一言。對句則四言對至十一言對均有，隔句對四六對往往可見，五七言對句亦大量湧現。九言十一言奇字長對的運用，使內容情感的表達更如行雲流水，一瀉千里，如「美人愁思兮采芙蓉於南浦，公子忘憂兮樹萱草於北堂。」¹⁴而以歌作結形式的採用，表現了對南朝以來賦的詩化特徵的繼承和發展；「亂曰」「已矣哉」形式的運用，則是楚騷形式的繼承。總之，初唐賦善於博采前代諸體之長，融匯貫通，因此體式活潑生動。靈活多變的句式章法，使初唐賦狀物敘事生動活潑，感情表達親切自如，在流暢婉轉的語言形式中感受到情感內涵之美。在體制規模上，它們或長篇或短制，抒寫自如，呈現出豐富多采的面目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唐代科舉試賦是從中宗神龍開始成為進士科的定制，而制舉試賦則從天寶十三載開始。¹⁵處於由古賦、駢賦交融而向律賦發展的過度階段，初唐賦靈活多變的句式又趨於整飭，對句大量運用，且音韻協暢，流麗婉轉；尤其是五、七言對句的大量運用，更使賦作讀來朗朗上口，頗具歌行的特點。初唐賦這一形式特點對律賦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。

¹² 同註11。

¹³ 同註11。

¹⁴ 楊炯，〈幽蘭賦〉。

¹⁵ 曹明綱，〈唐代律賦的形成發展和程式特點〉，載《學術研究》，1994年，第4期。

(二) 華美而不浮艷的辭采特色

辭采華美是初唐賦普遍的特點。從這點上看，其受齊梁文風的影響確然。但是，齊梁賦由於多艷情、閨情之吟，感情細膩，體格即弱。詠物之作也多集中於風花雪月，「草區禽族，庶品雜類」的狹小境界內，故辭藻華美反顯得體不勝衣，因此有浮艷之弊。而初唐賦則不同，閨情艷發之作極少，而詠物、紀游、述聖德、論時政、談人生之作又往往境界闊大，善於將多采多姿的外部世界——不管是社會還是自然的——引入賦中，使賦作既辭采華美又氣格高朗、剛健，表現出賦家闊大的視野與胸襟。如王勃筆下的九成宮東台山景：「萍徙楚江之蒂，花轉昆墟之萼。岫蘊玉而虹驚，浦涵珠而星落。爾其危峰漏影，曲渚留寒。高松偃鶴，清筱吟鸞。被蘭邱而結佩，照蓬服而披冠。」¹⁶辭藻華美，景致瑰麗，場景開闊。謝偃〈述聖賦〉對社會繁榮、物阜民豐的描寫，筆觸揮灑，氣象富麗：「夕霞臨而錯落，晨光照而陸離。至如雲觀晨開，風亭夜敞。回長纒於輕翼，凝濃露於仙掌。沈落月於璧台，挂奔星於珠網。羅紈飄而散馥，環佩動而流響。垂密葉於綺窗，散飛花於翠幌……」在這種社會政治內容濃烈的題材中，尚且有如此華麗的辭藻，開闊的境界，何況於其他！至於〈采蓮賦〉〈春思賦〉一類閨情題材，在初唐賦家筆下，則一改香軟的體格狹小的境界，而引進邊塞內容，抒寫失意之嘆及建功立業的追求，¹⁷境界闊大，內容充實，雖辭采華美，卻在華美的語言形式下透露出清麗的情思和剛健、開朗的氣息。初唐賦既接受六朝的影響，又立足於時代的現實土壤，帶著初唐人特有的氣概和審美追求，因此在辭藻運用上顯華美而不浮艷。

(三) 直率大膽的表達方式

用典是六朝賦一個突出的特點。典故的運用使賦顯才學，內蘊豐富，含蓄委婉；同時，大量用典又往往帶來古奧晦澀之弊。六朝賦大量用典，一方面表現了當時士人對文學藝術形式的積極探索，另一方面也因處社

¹⁶ 同註7。

¹⁷ 見王勃，〈采蓮賦〉、〈春思賦〉。

會動蕩多事之秋，士人往往有禍福無常之憂虞，故往往有不便直說的話，不宜直訴之情，故於用典中委婉表達。初唐賦典故的運用大大減少了，賦家失意之嘆，對功名事業的追求，對君主的頌揚或諍諫，種種情感的表達都坦誠直率，毫不掩飾，六朝賦家總把自己的感情掩藏得很深，及如表達「士不遇」之嘆，也往往以鄙棄功名、高蹈遺世加以掩飾。而初唐賦則不然，他們並不掩飾對功名的追求，「何當婀娜華實移，為君含香藻鳳池。」¹⁸此種赤裸裸的追求表白，在六朝賦中是極為罕見的。初唐賦家有以馴鳶、孤鳧、浮漚自喻自況，隨順地表達對社會、王朝的服從而不以為有辱於人格、節操的。其坦誠、通脫精神如此！由於初唐賦家們以坦蕩的胸懷面對社會，在抒情達意上多直率大膽，而典故的運用僅作為技巧上的追求，因此也就大大減少了。少用典而多直陳，初唐賦因此平白曉暢，生動活潑。

總之，靈活多變的句式章法，豐富的內容與華美辭藻的和諧，平白曉暢的語言表達，構成了初唐賦生動活潑、婉轉流暢的形式特點。這一特點既來自於對前代賦體形式的學習和吸收，又離不開初唐社會自由通脫的時代風尚的影響。

綜上所述，初唐賦從內容到形式都展示出和諧統一、自由通脫的精神風貌。這一賦作精神，則來自於初唐士人樂觀、進取、自豪自信的胸懷和氣概。而歸根到底，一代士人的胸懷氣概又是由初唐這一繁榮穩定，開放自由的社會環境所決定。由此可見，這過渡階段的初唐賦，雖體未定格，卻鮮明地打上了一代社會、文化、思想的烙印而透露出幾許盛唐氣象。

¹⁸ 同註6。